

武林潮

东方英 著



武 林 潮

东方英 著

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☆

787×1092 1/32 23.75印张 500千字 4插页 100,000册

1988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

ISBN 7-80042-009-4/I · 10 定价：5.95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萧墙生变 | (1) |
| 第二章 | 血的事实 | (39) |
| 第三章 | 老谋深算 | (79) |
| 第四章 | 入人于罪 | (117) |
| 第五章 | 无独有偶 | (156) |
| 第六章 | 光明磊落 | (193) |
| 第七章 | 瞽目空空 | (245) |
| 第八章 | 天香散人 | (269) |
| 第九章 | 原是亲戚 | (306) |
| 第十章 | 黄衣老人 | (342) |
| 第十一章 | 其罪在我 | (379) |
| 第十二章 | 忍辱负重 | (414) |
| 第十三章 | 巧舌如簧 | (451) |
| 第十四章 | 不期而遇 | (489) |
| 第十五章 | 自投罗网 | (527) |
| 第十六章 | 狡焉思逞 | (562) |
| 第十七章 | 绛衣云娘 | (598) |
| 第十八章 | 吃软怕硬 | (635) |
| 第十九章 | 自投罗网 | (673) |
| 第二十章 | 布义施仁 | (709) |

第一章 萧墙生变

初夏，这一天的傍晚——

斜阳的余辉，在天上照映出五色彩霞，也照亮了沿着信阳官道放辔徐行的一老一少，父子二人脸上的笑容。

父亲，年约六十开外，长得方面大耳，相貌堂堂，伟岸的身躯，骑在一匹千中难见其一的高头大马之上，更见精神抖擞，威猛不凡。

儿子，看去年纪只有十七八岁，骑在一匹雪白骏驹之上，剑眉斜飞，腰干挺直，仪态轩昂，白晰的面孔上，隐隐透出一股英俊挺拔之气，令人不敢小视。

父子二人，一路上都是笑口常开，满怀兴奋。

这时，他们已来到信阳近郊，只见那老者遥指数里外一座占地极广的庄院，含笑朗声道：“龙儿，你朝夕梦想一见的三位叔叔，就住在前面那座三义庄内，你可知道为父这次带你参加我们十年一聚之会的用心么？”

那英俊少年笑吟吟地道：“中原四皓名震天下，二叔金风叟柯正雄三十六式金背刀法，宇内无敌；三叔流霞叟邱永信七十二招流霞剑法，号称武林快剑之首，四叔飞云叟李守义一十八手飞云落花散手，神鬼莫测，奥妙无方，爸爸之意，莫非是要孩儿向他们有所请益？”

那老者捋须而笑道：“你三位叔叔一身功夫，各有专精，你存这个拜谒的机会，自然少不得要向他们请求教益，只是这并非是为父带你跋涉千里而来的主要原因……”

那英俊少年截口笑道：“中原四皓，以爸爸日月叟功力最高，掌中铁剑中原独步，冠冕群伦，孩儿得传爸爸一身绝学，只要精益求精，练到火候，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何庸外求……”

这少年人从来没有出门走过江湖，心目中只知自己爸爸乃是天下第一高人，目空四海，高傲幼稚得既可爱又可笑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父亲笑骂着打断了。

只见那老者含笑喝骂道：“无知蠢才！凭为父这点点武功算得什么！为父不是常常对你说过‘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’的话么！这两句名言，在练武的人来说，尤其是不移的至理，普天之下，几曾出过真正天下无敌的人？”接着，又轻轻一叹道：“你这目中无人的脾气，要是不改，将来行道江湖时有的苦头吃哩！”

那俊朗少年笑道：“爸爸，照您这样说来，难道你们四位老人家，号称‘中原四皓’，都是浪得虚名的了！”他们父子之间，平日就极为随便，更因老者太珍爱这晚年得来的独子，以致亲情之中，似乎还有些友情的成份，养成了这少年人，有话就敢说的习惯。

那老者被自己爱子一句话，激得豪情勃发，朗声大笑道：“中原四皓，出生入死，岂是盗名欺世者流，为父掌中铁剑，三十年前，力挫七大门派掌门，又岂是偶然之事！”

少年俊目一朗道：“孩儿就是这个意思，决心将来要凭家传绝学，与天下群英，一争雄长！”

老者见自己这个独生爱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狂得又可爱又可笑，正是自己年轻时候的化身，内心之中，不禁深以有此克家令子为慰，但为期爱子有成，却不得不抑制爱子的骄狂之气，使他有所警惕，力争上游，于是，脸色一正道：“少年人立志不愿其大，做人则应戒其狂，你有这种志气，为父自是高兴得很，不过你要随时记住‘满则招损’的名训，不但在武功方面，要抱着‘人外有人’的态度，力求精进；在为入处事方面，更要把基础打在立信，立义，修德，修性之上。”老人略为吸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为父带你来见三位叔叔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你学学他们英雄肝胆，侠义胸怀和君子风度，再配合你一身所学，将来闯行江湖为父便可放心了。”

少年见父亲说得严正，神色一肃道：“孩儿谨受教诲，待会一定认真体会三位叔叔的品德风范，绝不使你老人家失望就是！”

老者喜欢就喜欢这孩子人虽狂傲，却非常明理识体，心中真是高兴，又是一声大笑道：“人龙，你看！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，我们快走吧！”言罢，双腿一夹，座下赤兔追风宝马，立时扬起一片沙尘，风驰电掣般向前奔去。

少年也连忙催动跨下银玉飞霜龙驹，衔尾疾追。

这条官道，既平且直，二驹急奔之下，不过片刻时间，便已到达三义庄门前，落鞍下马。

看门的庄汉一见来人是中原四皓之首的日月叟骆一飞，慌得三脚并作二步迎了上来，一面回首向庄内扬声报道：“黄山骆老爷子驾到！”

一面已跑到日月叟骆一飞面前，行礼道：“极发叩见骆老爷子！”礼毕，伸手接过二人手中丝缰。

日月叟骆一飞满面含笑道：“柯发，十年不见，你也长得像个人物了，哈哈！哈哈！”骆老对人半点架子也没有，人与相对，倍觉亲切。

这时，庄门内已经传出一阵步履之声，接着，便见三个年约六十左右的老人，飞步迎了出来，晃眼间就到了日月叟面前，异口同声道：“小弟们参见大哥！”就要下跪。

日月叟骆一飞顾盼之下，见三位拜弟要对他行参见之礼，连忙双袖齐挥，发出一道暗劲，阻住三老下拜之势，爽朗地笑道：“各位贤弟！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免了这些俗礼吧！”

三老身子被暗劲阻住，拜不下去，借势退至两旁肃立，眼光却落到骆人龙身上。

日月叟一脸得色地向三老道：“这是你们侄儿人龙，心仪三位贤弟的气概风范，缠着愚兄，非跟来瞻仰请益不可，愚兄拿他没法，只好把他带来了。”

三老闻言，又打量了骆人龙一眼，又互望了一瞥，脸上微显错愕之色。

日月叟骆一飞在高兴头上，也没注意三位数十年深交的拜弟神色有异。

这时，骆人龙不待老父招呼，已自抢前一步，拜了下去道：“小侄骆人龙，叩见三位叔叔，以后还请三位叔叔多多教诲。”

飞云叟李守义一把搀起骆人龙笑道：“贤侄远道而来，旅途劳顿，不用客气了？”

骆人龙道了一声谢，跟在四老之后，入庄进入客厅，略事休息，便有庄丁摆上一桌盛宴，三老请日月叟坐了首席，

骆人龙则坐在飞云叟李守义下手。

日月叟骆一飞向四下环顾一眼，忽然问道：“弟妹们和各位小侄儿呢？”

原来，自日月叟骆一飞进入庄院，就未见三老的眷属，象以往一样，前来相见问好，这时，又见厅中，只是冷清清的五个人，故而有此一问。

三老似乎料不及此，神情微愕，答不上话来。

日月叟骆一飞不疑有它，只以为弟媳侄儿们正有事在里面忙着，遂不再问，却转对骆人龙道：“人龙，等会饭后，你应到内宅去叩见三位婶婶，她们都是当年巾帼英雄，对你一定有很多指教。”

三老这才暗中吁了一口气，金风叟柯正雄接口道：“大哥明察，她们都因事出门去了，大约明天就可以回来，到时候，再叫她们向大哥请罪吧！”

日月叟骆一飞朗声豪笑道：“请罪？大哥又不是外人！有什么罪可请！哈哈！哈哈！”

三者于是乘机各敬了日月叟骆一飞一杯酒。

酒后，三老更显得有些神不守舍，蹙蹙地很少开口说话。

日月叟骆一飞长眉一蹙，道：“各位贤弟！你们可是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尽管向大哥说好了，大哥虽的没有，一腔热血，还是可以像往常一样，随叫随到的！”

金风叟柯正雄迅疾应了一声：“小弟们没有什么需要大哥烦心之事！”

飞云叟李守义神情间显得非常不自然，看他那样子，似是要说什么话。可是没有等到他开口，流霞叟邱永信已是先他一步，离座而起笑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最近把流霞剑法，从七

十二招，化繁为简，精改为四十九手，现在即席演练一遍，请大哥教正！”

日月叟骆一飞笑顾骆人龙道：“人龙，你三叔叔的流霞剑法，原有神鬼莫测之机，再经改进，自必更加非凡，你要注意着看了！”

流霞叟邱永信笑道：“小弟的流霞剑法，乃是小乘之学，难登大雅之堂，那能及得上大哥朝阳剑法的开阔磅礴，具有君临天下之威，允为剑法中之正宗绝艺。”

日月叟骆一飞捋须笑道：“贤弟，废话少说！你人龙侄儿等着见识你的流霞剑法哩！”

流霞叟邱永信就在客厅壁上，取下一柄斑斓古剑，只见他右手一按卡簧，“呛！”的一声轻响，一柄霞光万道的宝剑，已自出鞘，在灯照耀之下，光芒四射，眩人眼目。

骆氏父子出身剑术世家，自是识货之人，不由同声喝了一声：“好剑！”

流霞叟也就在这“好剑”二字声中，展开了他精研改进的流霞剑法，只见一团霞光，在厅内滚来滚去，那里还看得清人影，真是轻灵巧妙到了极点。

日月叟骆一飞大声赞道：“三弟，愚兄看了你流霞剑法的新作，可真为我的朝阳剑法耽心哩！”

话声甫落，忽见流霞骤涌，流霞叟已带着剑光滚到近前，剑势一展，竟将剑锋抵在日月叟骆一飞的胸口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觉得今日之会，有点鸿门宴的味道么！”

日月叟骆一飞先是一怔，旋即放声大笑道：“三弟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开玩笑！”

流霞叟邱永信声色俱厉道：“大哥，小弟不是开什么玩笑，

而是为了整个武林安危，不得不预着先鞭！”

日月叟骆一飞神色坦然，开口发出一声：“啊——”

显然有话接着要说，可是“啊”声未了，流霞叟右腕一震，手中青锋，已是穿心而入，日月叟骆一飞双目一翻，登时气绝。

这事发生得太突然，太快，骆人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心仪已久的三位盟叔，会用这种暗杀的手段，对付自己的老父，所以当时竟惊讶得神智全失，忘了出手抢救父亲。

其实，骆人龙真要扑救，也一定不会成功，因为坐在他身侧的飞云叟李守义正全神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那会让他有施展的余地：

大厅中像死一般地窒息了片刻。

蓦地，骆人龙双目尽赤，大吼一声：“恶贼！小爷和你拼了！”双手一按桌面，人如飞箭般向流霞叟邱永信扑去。

流霞叟邱永信猛回头，厉声道：“人龙，你想找死不成！”

只一弹指，便点了骆人龙的穴道，骆人龙空有一身不俗的工夫，却因骤遭惨变，心神失常，一招都没有用上，便受制于人，动弹不得。

这时，他除了大骂哭号之外，恐怕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排除心中的愤怒和悲痛了。

但是，这时的骆人龙，却有超人的气概，他并没有哭，只是不言不语地把满腔的愤怒和哀痛，由双目之中，化成二道寒芒，死死地盯在三老身上。

三老的目光和骆人龙愤怒的目光一接，不由都是全身一凛，打了一个冷噤，不敢再和他正眼相对。

流霞叟邱永信心惊肉跳地问金风叟道：“二哥，对这孩子

我们怎么办？”

金风叟柯正雄正色道：“我们此举，是对事不对人，孺子无知，是没有罪的，我们不能伤害他！”

骆人龙恨声道：“你们今天要不杀了我，我纵是敌不过你们，也要用尽各种手段讨还这笔血债！”

三老听了，不由寒到了心底，骆人龙能够这样镇静地说话，可见这个孩子有着非凡的心志和毅力，委实令人可怕。

三老无言沉默了半天，金风叟柯正雄忽然发出一声豪笑道：“孩子，叔叔们要是因为怕你复仇，做出那斩草除根的事，那里还配列身侠义道，为万人所景仰？现在，你好好的走罢，我们等着那一天就是了！”伸手解开了骆人龙被制的穴道。

骆人龙真不愧是人中之龙，小小年纪，就有超人的定力，忍得住人所不能忍的哀伤，冷静地看清了当前的事实，以及要报仇必须化悲愤为坚忍的道理，打消了与三老拼命的念头，厉声道：“你们这些伪君子，可敢把暗算我爸爸的原因说出来？”

金风叟柯正雄一叹道：“这事我们不能对你说，就是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，我这里写给你三个武林奇人的住址，你可以去找他们，让他们告诉你吧！”

说罢当下取来纸笔写了一张字条，甩手丢给骆人龙，骆人龙接住字条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什么武林奇人！不过是与你们串通好了的一丘之貉罢了！”看也不看地把那字条放入怀中。

接着，他以坚定而凌厉怨毒的眼光，向三老脸上一扫，恨声道：“小爷去了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今天是贪生怕死，不敢和你们舍命一拼，等到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我必会揭示你们今天此举的罪恶，使你们这批伪君子羞愧得无地自容，然后再泄小爷心头之恨！”

骆人龙对自己的父亲，有着不可摇撼的信心，所以敢说这种硬话和狠话。

他说完大步走到日月叟骆一飞尸前，拜泣道：“爸爸！你一生为人正直，可是没有知人之明，才落得今日失陷小人之手的下场！”

泣毕起身，抱起亡父的尸体，回头又向三老瞪了一眼，含恨出门而去。

得！得！得！得！

一辆白马素帏的灵车，正沿着大别山区边缘，由西北向东南，扬尘急驰。

赶车的，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小老头子，宽边草帽低低地压到眉额下，遮住了他大半截面孔。

灵车后缘上，系着一匹神骏尽失的空鞍赤兔马，那匹赤兔马随在灵车之后，不时发出阵阵低鸣哀嘶。

再后面，又是一匹白马，马上骑着一个身穿重孝，剑眉深锁，面容含戚的俊秀少年，他就是骤遭惨变、痛失慈父的骆人龙。

骆人龙为人至孝，虽已把为父雪耻复仇，作为今后一生努力的目标，却认为护送慈父遗体归葬祖坟，乃是当前应尽的孝道。所以，他暂抑满腔悲愤，决定先扶柩归里，然后再专心报仇。

他自安置好父亲的灵车，上路以后，便极少开口说话，甚至连那赶车的小老头子有着一双精光炯炯的巨目，他都没有留心到。他只是低头默默的想着自己的事，到底想了些什么，他自己一时也无法说得清楚。

就在他们人车将要进入一片丛林起伏地带时，蓦地，前面

不远处；骤起一阵人喊马嘶之声。

一忽儿，便见有一马驮着一位精壮背剑汉子，象一阵风般地绕过灵车，飞越到前面。

那汉子经过灵车时，鼻中发出一声冷哼，向车内黑漆大棺材死死地盯了一眼；这些情形，都没有引起骆人龙的注意。

骆人龙毫无江湖经验，即使他看到了这精壮汉子的举态有异，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。

倒是那前面赶车的小老头子，冲着那超越而前的精壮汉子背影，“呸！”了一声，低声骂道：“这算是什么名门大派！”

他突然将灵车速度缓了下来，转身向骆人龙叫道：“少爷，你的心事想完了么？”

骆人龙正想得痴痴呆呆，闻呼一怔道：“老丈，有什么事？”催动银玉飞霜龙驹，赶上前来。

那车夫待骆人龙拢近了些，猛将宽边草帽向上一掀，露出两道精光逼射的眸子，望着骆人龙脸上道：“赶车的有一句话相问；请你直言告知！”

骆人龙一触那车夫有如冷电的眼神，暗道一声惭愧：“我真是看走眼了，想不到他竟是一位高人。”他因不知道车夫存的什么心？答话之前未免犹豫了一下。

那车夫声音一扬道：“请少爷相信，赶车的绝无恶意！”

骆人龙虽无江湖经验，却不是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人，人家既然降身来当自己的车夫，必是有因而来，反正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当时面容一肃道：“老丈有什么话，请问吧！”

那赶车的毫不浪费话语，直统统问道：“这棺材之内，除了令尊遗体外还有什么东西？”

骆人龙以为这赶车的人存心要中途劫掠，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发泄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只要你胜得小爷掌中铁剑，还怕所有的东西不都是你的？何必多问！”呛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作势以对。

那车夫见骆人龙会错了意，摇头苦笑道：“少爷不要心生猜忌，赶车的不是欺孤凌寡之人，你快快实言相告，以便合力应付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！”

骆人龙见他不要说假话，还剑归鞘，道：“棺中除先父遗体外，别无他物。”

那车夫一阵沉思道：“你身上可带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”

骆人龙道：“有五十两黄金。”

那车夫加问一句道：“你再想想看，是否还有别的东西？”

骆人龙大声道：“再有就是在下的一条命！”

那车夫“呵！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可能人家要的，就是你的命！”

骆人龙一怔道：“老丈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车夫唉声道：“少爷，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么？”却不再多说，长鞭一扬，“啾！”的一声，灵车又恢复了原先的速度，向那丛林之内驰去。

骆人龙纵骑紧随车后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如果说中原四皓中的三老要他的命，他早就没有命了，此外，他再也想不出还有谁会饶不过他。

转念之间，人车进入那片小丛林。

茂密的树木，把内外隔成了两个世界，正是拦路劫掠的理想所在。

那车夫冷笑了一声，停住灵车，棱芒四扫道：“老夫接了的生意，谁敢出来惹是生非！”

话声甫落，噫！噫！噫！一连纵出八个蒙面大汉，一字排开，挡在灵车前面。

站在最左的一个汉子，似是八人之首，昂然道：“今天这件事，你就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，快少在少侠面前卖狂！”

那车夫把宽边草帽一掀，露出整个颜面来，嘿嘿笑道：“无知之徒，就是你们堡主亲自见了老夫，也不敢如此狂傲无礼，还不给老夫让开！”就用手赶马的鞭子，向阻在前面的八人抡去。

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手法，只见那八个蒙面大汉，被他鞭梢一卷，竟象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凌空飞起，跌回他们原来藏身的地方。

他又哈哈一笑道：“我逆天翁专爱逆天行事，藏在后面的老的，为什么还不出来，难道还要老夫亲自相请么？”

逆天翁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怪物，一生行事正邪不分，专门爱管一些别人认为难管的事，其实他并不知道骆一飞被杀的事，只因骆人龙雇了他的车，又了对他的胃口，于是他就不问情由地插上了一手。

骆人龙从老父口中知道逆天翁这号人物。乃在逆天翁报出名号，丛林之内尚无反应的时候，催骑走到车前，就马上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晚辈骆人龙有眼不识泰山，多谢老前辈赐助！”

逆天翁露齿一笑道：“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和三堡中的舒家堡结上了梁子？”

骆人龙一时不愿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号，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？”

一语刚了，树林深处，又走出一群人来，为首是三个老年之人，刚才被扔回去的八个汉子，也跟在这三个老人身后。

不过这时他们八个人，都取下了蒙面手巾，现出了本来面目，竟都是仪表不俗，气概非凡的年轻小伙子。

骆人龙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不由一阵纳闷，暗自奇怪。

那三个老人，移步间，眨眼便到了灵车前面，打量了逆天翁一眼，中间那个老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怪不得目中无人，原来是逆天翁任兄！小弟舒伦现在出来了，不知任兄有何赐教！”

逆天翁任性嘿嘿笑道：“原来是舒家堡的二堡主大驾亲征！不知我老头子有讲个情的面子没有？”

二堡主舒伦笑道：“以任兄的名头，舒家堡敢不买帐，只是这次的事情，舒家堡仅是三堡四派的代表人，不便擅专，尚请任兄见谅。”

逆天翁闻言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这小子连三堡四派都惹上了，那这小子会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正思忖间，忽见二堡主舒伦一指车中棺木道：“任兄可知棺中死者是谁？”

逆天翁任性一愕道：“小老儿做事，从来没有耐心去调查人家的根底！”

二堡主舒伦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任兄是不知道棺中的人是谁了！”

逆天翁不悦地道：“难道会是小老儿的仇人不成！”

二堡主舒伦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！棺中之人便是中原四皓之首的日月叟骆老儿，任兄，你与他该不会有过命的交情吧！”

逆天翁愕了一愕，忽然仰天大笑道：“骆老儿呀！骆老儿！想不到我任性反而成了你护灵之人！岂不可笑得很！”他自艾自叹了一阵，忽然，面色一正道：“人死不记仇，老头儿与他恩仇了了，现在我是受骆小友之雇赶车的，吃人之禄，忠人之事，一切就事论事，小老儿的脾气就是这样，这件事还是

管定了!”果然不愧逆天翁之名，脾气真怪，人家只说他正邪不分，现在似乎连敌友也不分了。

二堡主舒伦苦笑道：“那么小弟兄好得罪任兄了!”

逆天翁任性忽然长眉一扬，大声道：“老夫先问你一句话，再动手也不迟!”

二堡主舒伦道：“任兄有什么话只管请问，在动手之前，小弟都会好好答覆。”

逆天翁任性道：“日月叟骆老儿在世之时，你们奉承他唯恐不及，为什么人刚刚一死，你们就反脸不认人了？这难道就是你们正大门派的作风么？”

二堡主舒伦被说得脸一红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百日之后，自有三堡四派共同出面公布此事的内情，目前恕小弟不便奉告!”

逆天翁冷笑道：“你们大概是还没有想出十分有利的说法，难以自圆其说，不说也罢!”说到这里，朗目一扫，又道：“今天的事，你们是单打独斗，还是群殴群上？”

二堡主舒伦道：“本堡主身受三堡四派重托，志在必得，非一般江湖过节可比，各凭手段好了!”

逆天翁任性狂笑道：“好一个各凭手段！照打！”他看清对方人多势众，如果不先下煞手，自己功力再高，也难讨得好去，好在他是天下出名的任性逆天之人，素来不在乎人家对他的好恶批评，所以一抓着机会，就毫不客气的先下手为强，身形一挫，向二堡主舒伦斜斜劈出一掌。

二堡主舒伦真没想到逆天翁说打就打，仓促间使出一招“顺风撩翼”，迎向逆天翁的掌势，无奈逆天翁是存心要一招却敌，用上了十二成真力。二堡主舒伦的功力，原非逆天翁